

川上貫一著
林文譯

通俗經濟學

潮鋒出版社刊行

通信經濟學

川上貫一著
林文譯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版初後戰月五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經	發	發	翻	原
售	行	行	譯	著
者	人	者兼	者	者
全	盧	上海	林	川
國		九		上
各	亞	江		
大		路		貫
書		210		
店	平	號		一
		414	文	
		社		

角五元一十：價定本基

No. 16：號編書本

序論

我們曉得現在在許多的工場裏邊，實行着限制生產。但在那些工場裏邊所產生出來的商品，實際上，對於我們是多餘的東西麼？許許多多的年青女工們，得到極少數的工錢，在紡織工場裏以很長的時間勞動着，她們現在是有那樣多的餘剩的紡織衣裳嗎？再者，在許多的肥料公司裏也限制生產。可是，在現在許多的農民手中，有那樣多的肥料堆積着嗎？不，事實是完全相反的。我們平民大眾現在，~~改~~生活在極端困難的時代。許多的人們爲了便宜的工錢，貴的地租，無論穿的東西也好，吃的東西也好，均是不足的。農民無肥料去耕田，他們是因爲困乏無錢去買肥料啊！

另一方面，巨大的機關停止了運轉，發明又發明，改良又改良的精巧的機械，變成無用的東西而擺在工場裏。精巧的機械因爲使它休息，反而縮短了它的壽命。因此，假設商品賣不出去的話，就只有把機械停止了。

其結果，失業的人們增加了。現在世界上的失業人數可以以數千萬人計算。那假若連家屬都算在內，實際上，更顯示出來可驚的數字。那些人們，決不是蠻橫不說理的。他們每天照例去找職業，但無

論到什麼地方都找不到職業。

農民十年窮困着。在陷於極端貧困的農村中，甚至氣候稍微一變化，就現出可怕的事件。猶如已經衰弱了的人們，一少微有點變動，身體上立刻就感覺痛似的。但他們是勤勞的，儉省的，老人下至小孩，吃不能應吃的東西而苦年，勞苦着，因為那樣，他們年年節省貧窮的日子。

那時，現在的社會，是一天一天的衰亡下去了，無論是誰，恐怕沒有這樣說的。一切的生產機關越發發達，生產力也不斷的發展，使人類生產量以發明和發見不斷的實行。祇是這一代和下一代，世界上的財富，就不知道增加了從前多少。

諸君試看出鶴見——日本地名——利川峠——日本地方——將巨大工場生產力的集中就可以了。諸君再想一想巨北九州一帶的勞動力的集中和生產力的偉觀就可以了。或者諸君到被稱為大工業都市的大坂及尼崎——日本地名——就可以曉得那些美壯的生產機關，救濟，同時諸君對於連一身衣服都買不起的，一升米都不能自由買得判的那些許多許多的貧民大眾的極端悲慘生活，更比較明白了罷。

無論怎樣愁，這不是矛盾麼？是的，那實在是可驚異的矛盾呀！可是，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矛盾呢？再者，為什麼這些矛盾非發生不可呢？

我們到失業的人們家裏去，無論怎樣觀察失業者，總是不明白其失業的原因，那麼在工場方面可以知道罷？那兒也是不曉得。他們只不過回答因為不景氣，不得不解雇。但為什麼發生了不景氣呢？這樣以來，其答覆早已不一致了。可是，我們對於這樣重大的問題，這樣馬馬虎虎的回答是不能表示滿足的。為什麼呢？因為假若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只要沒有確切的回答，我們就不能為我們發現解決這些矛盾厄難的途徑。

蓋現在社會上的一切厄難，及各種矛盾的真正原因，離開我們的眼睛而被隱藏起來的時候，而且我們若不曉得對着這真正的原因而鬭爭的話，我們就不能改變這種矛盾的狀態。

我們的經濟學的任务就在此。

我們的經濟學，是以發見這些社會諸矛盾的狀態，即是社會經濟的法則——經濟的構造及其法則——的學問。

在一切的社會上必有其社會上固有地經濟法則。例如原始的共產制也好，封建的經濟也好，或者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也好，無論那一個，均各個有其社會的，經濟的構造。而且各各社會又有其各個的固有法則。所以從太古到現在無論在什麼社會裏沒有只是一個共通法則。

然而資產階級的學者，給現在的資本家階級做事，擁護資本家，所以為了把現在的狀態即資本

家的支配變成永久不變的東西起見，他們不承認經濟的構造的歷史性質，並且不承認各各社會有各各社會的固有法則。尤其是簡直否認了各各時代經濟的構造（原始共產制封建的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發生，發展，滅亡因而往其他的構造轉化的事實。

與這個相反的我們的經濟學，如前所述，用其固有的法則去研究因各時代不同的經濟的構造。即是封建經濟的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等的社會，均有固有的特殊的法則（發展法則）。因此，更明顯化固有經濟構造的特徵。同時更特別指示出來由這一社會往另一社會轉化（各各經濟構造的相互關係——其發展推移）的事實。

以下簡單的說明這個事實。

大概人類社會爲了存在及發展，人類的欲望非隨時滿足不可的。可是爲了滿足欲望，其必要的東西，很少由自然中照原來的形式而使用。即是普通，用勞動加工於自然的材料，非做出來使滿足我們欲望的東西不可。

但是，當這個時候，人類並不是以徒手去接觸自然，相反的，攜帶着種種的工具或者機械——生產工具和自然鬭爭，加工於自然物，把這些自然物改作成爲合於自己的欲望。這即是人間和其他的動物不同的地方。即是動物和自然鬭爭的時候，只能用四肢啦，爪啦，牙等，即祇能用自己身體上所賦

有的器官和自然相接觸，人類則與此相反，不僅是用自己的身體而且用自己所製造的工具加工於自然，征服自然，使自然與人類適合。這即是人類的勞動。

因此，人類的勞動這個東西是除了自己自身之外，自己還攜帶自己創造出來的生產工具，藉此生產工具之幫助而加工於自然，把自然變成自己的東西的生產勞動。

諸君試就天天的勞動想一想，比什麼都先的是使用我們自己的勞動力。可是諸君祇注意到用什麼工具啦，機械等而加工於種種原料材料或自然等等的的事情罷？除此以外所謂我們的勞動是沒有的。

於此我們曉得了在人類的勞動上——生產的活動——人類的勞動力是常常非和種種的工具機械材料原料土地及其他一切生產手段結合不可（勞動力和生產手段非適當的結合不可。）同時可以了解由於這二者的適當結合而和自然相關爭才能以結成社會的生產力。因此，不僅是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同時當然可以想到能以結成人類之間的一定的相互關係。（註）

在人類相互的關係中，首先，在人類間非實行生產工具（工具和機械等）勞動對象（土地啦，其他種種的天然物材料，原料等）的分配不可的。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土地被地主所分配，機械工場被資本家所分配。所以勞動工人只有自己的勞動力。而在封建制社會裏，農民倒是沒有土地，（

土地是領主所有，但是農民們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還有自己的農具。日本的佃農被搾取於半封建的地經濟關係之下。他們倒是沒有土地，可是他們有他們自己的農具。再者，昔時的手工業者和現在的勞動者不同，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還有工具。可是，在蘇聯，主要的生產機關全然都變成勞動者、農民的共同所有物了。

於這樣情形之下，在一定的社會，必有生產手段的一定的分配關係，這種分配關係決定了在這社會上所生產出來的生產物的分配方法。即是在原始社會大家捕來的動物大家在一塊兒吃。再者，在封建社會裏，手工業者所做出來的生產物都變成生產者自身的所有物。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生產物不成爲生產者的所有物，而全部成爲資本家的所有物。

因此諸君曉得了生產手段之分配及生產物之分配方法，是因各時代而相異的東西。同樣，諸君又有理解，只有這種分配關係是決定在這社會上所佔的地位的必要。例如資本家階級和地主的地位是依什麼決定的呢？再者勞動階級在這社會上所佔的地位是以什麼決定的呢？那些資本家階級、地主、勞動階級等有怎樣的生產手段呢？再者生產手段被怎樣的分配而決定的呢？同時，這種分配關係決定了勞動者（勞動力）及生產手段相互結合的樣式，即生產方法。例如封建的經濟的方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到是各個不合的，可是，相異的是以其當時的生產手段的分配（生產物的

分配)的方便而決定的。

所以總而言之，在封建社會有封建社會特有的生產手段（生產物）分配的方法；更有勞動力和生產手段結合的特有的方法。同時資本主義社會又有資本主義社會獨特的方法。這種一定的方法，製定了其社會的社會關係。把這種社會關係從資本主義社會看來，工具、機械、工場及其他能以和一切的生產手段及勞動力相結合的，是只有在資本階級和勞動階級對立的生產方法（社會關係）的基礎上才能以實現出來。這即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即是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即是說被資本主義的所分配^的生產手段及勞動力這兩個東西，假若不是在資本家階級對勞動階級的階級對立的社會關係上，不能結合的。

由以上的事實說來，諸君很容易了解下邊的事實罷？即是所謂人類生產的活動勞動這個東西，的確是常常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中被實行的。假若不是在人和人的關係（社會關係，生產關係）的裏面，所謂我們的生產的活動根本就不能存在。更簡單的說來，無論怎樣有工具、機械、土地、原料等等生產手段，再者人類的勞動力即使也有了；假若有這些東西的人和他人之間的關係若是沒有結成的話，我們的生產的活動決不會發生，而且那是不成爲社會的生產力的。因此，一定的生產力必定形成與其相應的，一定的生產關係。

但，這種生產力終久隨着工具和機械生產要具之發展而不斷的發展着。

例如以德川時的生產力看來，今日^以生產力實在可以說是顯示出來很大的發展。但是已如前述，生產力若是常常形成與其社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的話，生產力的發達必然是生產關係的發展。機械和動力等發達了，如像今日的大工場制工業一出現，過去的封建^{土地}地、手工業的生產關係（德川時代的父子和徒弟的關係）立刻必然的變化的，所謂資本家階級對勞動者階級的新生產關係表現出來了，封建制的社會變革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樣以來，於一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產力上必定跟着與其相應的社會關係。再者其生產力一達到比較高的階段，馬上又必表現出與此相應的更高的社會關係（生產關係）。

資本主義社會也仍然是與這生產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適應而生出來的一定的生產關係。這種關係是在封建的經濟的胎內不斷的成長出來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達到一定的階段，在這種階段下，已經不能再往前發展，結果勢必須需下次的比較更高度的生產關係，舊的生產關係轉化到新^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

可是，矛盾是在其本身，生產力在資本主義自體內不斷的發展着。所以它——指生產力——一到了^一到了^二了一定的發展階段之後，適合到這個時候為止的生產力的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經濟構造，又反而

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生產力在資本主義制的胎內，早已達到了絕對不能再有比這以上的發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激化了。那是必然的非表現資本家階級和勞動階級之間的矛盾，即階級鬥爭已增加不可的。所以這種激化，於是乎招來了社會革命。這樣以來，於是乎適合於生產力的新發展階段的社會，即是構成在生產力以後的發展上的必要的諸條件的新的經濟構造的社會到來了。在約定必來的將來的新社會裏邊，完全變化了社會的生產活動的內容。生產手段的社會的分配被變革了，生產關係也全然變化。所以社會又開始被固有的社會經濟法則所支配。

却說，我們的經濟學是研究這樣生產關係的運動法則，某種生產關係（某種經濟構造）的發展，發展的原理；而且研究不可避免的滅亡和轉化到下次比轉更高度構造的原理的學問。

可是，我們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為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的構造，必然的使我們受到矛盾，重壓之下，而且我們是負有非以自己的力量把這種矛盾和重壓——這些可憎惡的社會的諸困難——解決不可的歷史使命的階級。所以經濟學第一，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法則是我們當下的任務。

因為這個原故，所以我們的經濟學是究明今日的可驚怕的社會的各種矛盾——失業，飢餓，貧乏，墮落，社會生產力之不斷的增大和國民大眾之衰弱——的真正原因，根據指示出這種經濟體制

的歷史底的必然性，以自己的力量想要變更自己所抱負的社會的諸困難的勞動階級的理論武器。正如迪茲元所說：『在社會的競爭上關於我們共同的敵人資本家的知識，是所有的人們必須採取的共同的階級利益。』

【註】『人當生產的時候，不僅只作用於自然上，並且彼此相互間也作用。他們是共同勞動而且只有相互的交換活動而生產。』

爲了生產他們結了固定的關係，只有在這社會關係的範圍內他們才能以加工於自然。才能生產。』（馬克思——工錢勞動同資本）

第一章 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之特徵

我們在序論裏知道了我們的經濟學是研究由我們的階級立場到當前切實問題的資本主義社會的發生發展及滅亡的法則的科學。同時學習了現在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學是與其他的經濟構造例如原始共產制及封建制經濟等有不同的固有的發展法則。那麼到底，資本主義社會和其他的經濟構造的社會有怎樣可以區別的特徵呢？我們是應當首先加一考察的。

資本主義的經濟底特徵是什麼？那是大家誰都知道的那個樣兒，幾乎一切的生產物都當作商

品而出現於我們的眼前。

諸君試就諸君的日常生活去考察一下。諸君所需要的一切東西，無論是什麼種類的東西，全都是買來的。油、鹽、醬、醋、衣裳、鞋子其他一切的一切，生活上的必要的東西，全是商品。因此現在的經濟把這個名之爲商品經濟。

我們於此開始考察這種商品經濟的特徵吧。於是乎第一注意的是這種商品經濟全然是無政府經濟，一點兒的計劃都沒有。

我們爲了維持生活食物和衣類一定是必要的。假使米啦，醬油啦，衣類等若是不能生產的話，我們到底不能繼續生活的。但是在現在的社會上，米啦，醬油啦，衣類等到底生產多少好呢？再者我們所需要的種種東西，原來幾百萬的勞動者，生產多少就夠了呢？誰都未能豫先計算一下罷。於是乎各個生產者，不得已每每照自己的想像隨便生產出來多種多樣的產品。這個生產方法，無論由社會的全體看來也好，對於生產者個人也好，全然無法度的亂七八糟的生產方法。

這樣一說諸君或者發出來反問也未知，那不是不得已的事情？即是現在多數的人們，生產種種商品的場合，將這個生產品一一的都計算出來，無論是誰那到底是不可能的。不過於此我們有把過去的歷史重新看一次的必要。因此我們可以考察考察，曾經十來年沒有過意識的把工作分配給

個人，並且有計劃的生產生活必需品的社會嗎？

回遡人類的歷史，曾經有過原始共產制的社會。在那個社會裏，例如打獵，任命一位指揮者，這位指揮者在共同體的各員中，執行各各事務的分配工作。所以有了獲得物把牠分配給共同體的各員，但這種分配在起初倒是不見得弄得很嚴密，雖然是很幼稚的東西，但最少可以說他們是意識的計劃的去執行的。因此他們的經濟可以說是幼稚的，然而計劃的經濟。又在商品經濟未發達以前，無論何處都有自然的農民經濟。他們是在大家族的裏邊，施行所謂自給自足的經濟，這個場合的經濟也是一種計劃經濟。即在那個社會裏怎樣的農產物應該種多少等等的東西，適應其家族成員一年間的需要，在起初意識的被計劃，因此這些家族成員的勞動怎樣分配的事情也在豫先計算好了，才能開始每年的耕作。

再者，在今日的蘇聯我們可以看到，正在建設着未來的××主義社會。在蘇聯所有一切的生產，所有一切勞動的分配，都是根據最初的一定計劃來決定。在蘇聯根據社會成員之需要應該產生多少什麼樣的生產物等事都在最先被計算好了，一切的勞動力啦，生產手段啦，都在那些一定的計劃之下，很整然的被分配被統制。

然而現今的商品經濟事實是全然不同的。即是現在的商品經濟的生產方法不是生產在自己

的生活上必要的東西。相反的生產他人必要的，而各個的生產者無論是誰都是各隨己願生產的，所以他們是不能豫測自己生產物的社會的需要。

例如在紡織公司，大概是打算能以賣得出才生產絲綿，但是，實際上不曉得這個東西能不能以適當的價錢賣出去？某一個農家爲了賺錢而栽培白菜和大葱，但，那個東西一點兒都賣不出，的場合也是有的。這不僅是紡織公司和農家呀！所有的生產者都是被這種危險所曝露。

于此發生第二個疑問。那種疑問是：這樣的無政府的經濟，但爲什麼生產的均衡還可以保持呢？例如：在我們的家庭裏邊，需要砂糖的時候，在砂糖舖子裏向來聽不到沒有砂糖的話，再者，在砂糖舖子裏邊，砂糖太多了的事情也見不到的。這樣看來，縱令生產是無政府的，實際上總像生產是取得到均衡似的。這種均衡原來如何能保持呢？

這種疑問倒是很對的，不過其回答亦是非常簡單。那是現在的市場決定其均衡。即是所謂商品經濟這個東西，通過商品市場的賣買，依離開任何人的意志，而獨立的自然發生的法則而統制着。例如生產者想要生產特別多的襪子，于是乎在市場上襪子的價錢下落了，生產襪子的人們當然是受到損害。因此襪子的生產者就少起來了。向來從事生產襪子的勞動，這次要從事生產別的較好的商品；例如又從事衛生衣的生產。可是，其結果假設襪子的生產過於少了，社會的需要一感到了不足，這

一次反而襪子的價錢又騰貴起來，許多的勞動又由其他的不合適的商品生產轉到襪子的生產方面來了，這是毫無疑義的。這樣一來，種種商品生產的比例是通過被生產出來的商品如何可以賣得出的事實，在市場上被自然發生的（不是由某位的意志而只是依自然的趨勢）所決定。因此，在實際上，某種商品過多了，又是某種商品過少了，總是繼續着不安和動搖，可是在其中總能保持着某種程度的均衡；社會的總勞動也是同樣，由這一生產部門到那一生產部門總是不斷的繼續流動，可是尚且於其中保持着一定的均衡。

我們把商品經濟叫做無政府，或者稱其法則為自然發生的是指這個事情的。商品經濟於社會的總勞動的裏邊，應當把多大的部分轉到怎樣的商品生產？把什麼樣種類的商品應富生產幾何？所謂這個事情全然是盲目的且自然發生的地統制的裏邊而被實行的。只有這個盲目的性質才是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則。是最大的特徵。而且不可以忘記祇有這種特徵才能由其他的經濟構造，例如原始共產制的社會，封建制的社會或是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去區別現在的，商品經濟。

第二章 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

我們在上一章觀察了生產的盲目的，無政府的性質是商品經濟的根本公則，最大的特徵的事